

在县城：安静抑或喧嚣

□符纯云(达州)

蒲江

认识它之前,江与河的概念绝对是界限分明的。

一滴水的成长,从小溪、小河开始,到大江、大海,并不比一段人生来得浅薄。通过这些艰难的过程,一滴水方能完成存在的使命。

假若童年是小溪,青春弱冠就是躁动的小河,过了而立之年,则进入了通往江海的过渡河道。正是在这里,我们不期而遇。

受地域环境的约束,它只能被称为河流,却被冠以江的名义。表面看来,江的宏大、开阔,于它而言,实在显得名不符,难堪意义的重负;而事实上,我曾亲眼目睹那浩浩汤汤的气度,亲耳聆听那从不停息的足音,的确充满了豪迈与磅礴。

一直以来,与我缘定终身的河流都是那么瘦小,我只好追在后面,一步步抵达辽阔。与蒲江相依为命的日子,每一天,我都在轻盈的涛声中沉沉睡去,然后悠悠醒来。得闲半日,便去江边走走,想要坐下来了,我会安静地观看一

枝芦苇,怎样被涛声洗出干净的摇曳。而江上日出或日落,皆是醉人的。特别是黄昏来临,就有漂满江面的霞光四下蔓延,直将人带入宠辱不惊、大彻大悟的佛性境界。

安静,抑或喧嚣,从不褪尽内心的光亮!——这,是我爱着它的充分理由。

古渡

当我写下:古渡。码头还在那里,船影却已渺茫。

从南街口向下,过了滨河路,下得一段石梯,绕过几处茶摊,就到了古渡口。

称为古渡,当然是有来头的。我曾通过好些沧桑老人之口,一遍又一遍,反复翻阅那潮湿而泛黄的记忆之书。隐隐约约的时光片段,是倒叙的。一叶桨声,溅起几滴清亮的江水,径直往前朝的方向淌去:二十一世纪、改革开放、文革初年、民国时代、前清、明朝……愈往前,书页愈见恍惚,全彩的画面愈见黑白、灰度,直至模糊不清。来来往往的过渡者,亦由光鲜的西装革履到规整的中山、闲散的对襟、简陋的

长衫,一路上,多见布衣、草莽的匆忙背影,噪声粗犷,络绎不绝。

当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市声趋于消瘦,啾啾的木橹淡去形骸,岸边最后一丛芦苇,将为数不多的日子过得力不从心。身下,石头散乱、突兀,看不出具备填补和修缮时光的强大功用。最靠前的青石,底部已被掏空,唯留一截短得不能再短的尾巴,浅浅地楔入记忆的夹缝。事实上,就在不久前,两艘木舟还交替往来。上游十数米,是架桥的机车轰鸣,不断添加落日谢幕前的悲凉情绪。

好些日子,我都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来这里静坐,聆听。我尽量多坐一些时辰,因为,多年后的某个时刻,会有某个如我这般怀旧的人,将一块块风化的石头和我的背影翻阅出来。

墓园

初到县城。一天下午,我乘船渡过州河,爬笔架山。先是通过山门沿万步梯登上山顶,后来,我有意避开人为工程,走羊肠小道下山。在

底部的山湾里,发现了绿树掩映的这片墓园。

我停了下来。面对逝者,我向来怀有深深的敬意。因为,无论前世辉煌还是黯淡,得意或者失落,他们毕竟已在磨难的世界勇敢地走了一遭。而自诩乐观的我,却总是无法坦然面对人世间的生死。

眼前,墓碑上的姓名和影像是陌生的。记得这些名字和模样的人,可能也不多了,或许在某一本厚重的家谱上面,还能找到与此相关的印记。就这样,曾经丰沛的血液、情感和体温,换为几个简单而冰冷的汉字,在静谧的山湾里,随同一缕缕淡淡的青烟,越去越远。

天色尚早,我用了一点时间,去墓园走了走。这些长、宽约一米左右的居所,排列有序,墓碑上的姓氏笔画大多轮廓分明,证明存立于此的年代并非久远,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依旧紧密。透过燃烧的青香、纸帛,能清晰地聆听饱含亲情的血脉鲜活流淌。一个人长眠了,能有这么多的温情陪伴着,记挂着、安慰着,多么好!

临别前,我像一位虔诚的祭祀者,无声地表达出美好的祝辞。面对宠辱不惊的墓园,我的内心暖暖的,充满了坦诚与释然。



□薛友明(大竹县)

凤凰古城在哪里?在沈从文的书里,在黄永玉的画里,在宋祖英的歌里。我是从沈从文的书里知道凤凰古城的。

从达州出发,坐一晚上火车,在贵州铜仁下车,换乘汽车,一个多小时便到了凤凰古城。

凤凰古城始建于清康熙43年(1704年),2001年被国务院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凤凰西南,有一山酷似展翅而飞的凤凰,古城因此得名。古城位于湖南省湘西自治州西南边,是一个以苗族、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集县。古城风景秀丽、历史悠久、名胜古迹甚多。

缘于对沈从文先生的景仰,一到古城,便打听沈从文故居所在。古城景点门票是套票,价格不低,要看完所有景点时间不够,只看一两个又不划算,只得随大家走马观花。径直找到中营街,走到沈从文故居门前。街道不宽,甚至还有些狭窄。进出故居的人络绎不绝,门口有几个检票的人,我没能进去,伸头往里面望了望,照了几张相便离开了。

沈从文故居于1991年被列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里面陈列有沈老的遗稿、遗物和遗像。1902年,沈从文诞生在这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四合院是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于同治五年(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沈从文在古城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沈从文一生浮沉,在国内长期坐冷板凳,在国外却备受青睐。他曾经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年闯入北京,以写作谋生,后又任上海中国公学、青岛大学任讲师,1939年至1949年先后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有人在《斥反动文艺》中认为“他一直是有意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可以说,是这篇文章,把沈从文从一个作家骂成了一个文物研究者。汪曾祺语:沈从文不得不放下写作的笔,转向他并不熟悉的工作。1950年起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因为那一骂,沈从文从新文学转到了历史文物,从作家逐渐变成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工作着。后来,他圆满完成了周恩来总理嘱托撰写的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该书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作序的却是《斥反动文艺》的作者。

沈从文二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沈从文是“乡土文学之父”,作品《边城》《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上大学时,现代文学老师指定必读的文学作品就有沈先生的《边城》。在《边城》中,他将魂牵梦系的故土描绘得如诗如画,如梦如歌,也将这座静默深沉的小城推向了世界。沈从文先生淡泊名利、对人宽容、与世无争。大学毕业时,我的毕业论文选的现代文学,题目是《略论<边城>的人性美》。《边城》的结尾,耐人寻味,记忆深刻。翠翠盼望她的心上人归来,沈先生这样写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含蓄隽永,给人遐想。

1988年中央组织部发文,按部长级待遇解决沈从文的工资、住房及其它方面的问题。1988年,沈老病逝,1992年沈老“回乡”,一部分骨灰撒入沱江,一部分安放在听涛山上的墓地。墓碑正面雕刻着沈老的手笔:“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背面刻有张兆和的妹妹张充和献给姐夫的挽联:“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内藏“从文让人”。或许这可以概括沈从文一生为人、为文留给后人的启迪。

从沈从文故居出来,沿着青石板街道走,古街两边建筑飞檐斗拱,店铺中陈列着琳琅满目的民族工艺品,浓浓的古意古韵,透出古街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登上北门城楼,可以看到静静的沱江。沱江是古城的母亲河,她依着城墙缓缓流淌。沿着沱江走,可以看到两岸已有百年历史的吊脚楼。沱江的南岸是古城墙,用紫红沙石砌成,典雅不失雄伟。城墙有东、北两座城楼,久经沧桑,依然壮观。沱江河水清澈,水流缓慢。有不少居民蹲在江边洗衣裳,扬起木杆捣衣的场景别有韵味。这里的水没有丽江的澄清透明,添了一些生活气息。

凤凰古城城区内有近千家商铺和数千居民,经营银器和姜糖的居多。我不甚了解银器,也没心思去细看。对于姜糖,了解一下,姜糖源于清朝,已有数百年历史。主要配料有红糖、白砂糖、生姜、芝麻、优质茶油、山泉水等,它集香、脆、甜、辣于一体,具有暖胃、防治感冒、解表、化食、开胃生津之功效。在街边店尝了一下,确实不错,辣中带着甜,甜中透着辣,回味无穷。随便选了一家,花10元钱买了4小包。

在凤凰古城,这次只呆了两个多小时,没有泛舟沱江,没有登临南长城,没有去苗寨,还有很多景点没去,确实不算真正到过凤凰,只能算路过。

也许,这座小城,是应该慢慢品味的,我们不应该行色匆匆。

也许,某一天,我又会出现凤凰古城。



飞舞 (朱文杰 摄)

走进罗家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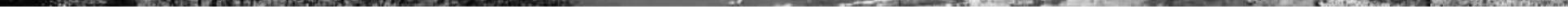
□韩加贵(宣汉县)

从宣汉城到普光 两个小时
从普光到罗家坝 几篙竿
从罗家坝走进巴人文化 4700多年

4700多年就 4700多年
我不嫌路远
一位姓罗的老师带我们走进历史

那座石碑就是巴文化的门
5万多平方米何时能走完呀
听巴人的对话 我把罗家坝绕了一圈

巴人把他们的生活埋得很深
埋给我们的那份爱
也只在玻璃窗里与我们交谈



张勇 摄

4月2日,在滇池(外一首)

□水晶花(达州)

这便是我梦见千年的水了
这便是我荡漾千年的岸了

滇池,这颗高原上的明珠,在云以南为我发光。她辽阔的水域,让我纠结了千年。滚滚红尘中我像失恋之人,怀恨在骨髓里

今天,她必须医治我裸露的伤疤。她必须洗净我带垢的身子。然后,我素素衣枕着她的细浪,轻轻呼吸,轻轻吹笛

于是,一万种鸟归岸
一万朵樱花,朝着她的湖心开放。那些树木和草,都按我的诗意生长。枝头上,要挂有我远方的瓷和炊烟。滇池,不会让我忘了归期
我有诸多的不安

表达与倾听

来这里表达,切忌高言语,切忌探寻生命走失的真相

这里躺着的,皆是龙的传人受神的指引,从云端下来灵魂,高举火把他们以五线谱的方式以草木的方式,花朵的方式或者说,以诗歌的方式在人生的后花园,赞美大好的青山、绿水

清明节时,梨花纷纷。他们和众生一样拥抱雨水和泪水

是的。他们是黄皮肤的怀旧之人。在凡尘,他们曾是鸟的翅膀为一种高度,扑腾……在这里,他们又恰是一粒粒鸟鸣,喊醒明净的天空时让升腾的音符,谱成轻柔的圆舞曲

是的。这是他们的第二故乡,都怀揣暖雪赐福子孙们,十万里河山

心中有歌独自唱

□喻钊文(万源市)

达州市宣汉籍作者谯义三老师在万源生活工作了二十多年,我仰慕已久,迄今却无缘见上一面。

十六年前,二十出头的我正在一所乡村小学工作,业余也喜欢写些文字。老家一位已退休教年的长辈告诉我,他先前的一位同事谯义三老师发表了许多小说和散文,其中一篇小说《青幽幽的包谷林》还上了《人民文学》。恰好新学期来了一位同事,交谈中知道他还是谯义三老师的学生。于是我根据他提供的地址,不揣冒昧地给谯义三老师写了一封信。不久,老师便有了回信,并寄来了《青幽幽的包谷林》和发表的另几篇新作的复印件。作品中所展示的那种少男少女之间的真挚情愫给人印象很深。当时我已经零星发表了一些诗歌,也准备像老师那样为我生长的大巴山贡献几幅美丽的图画。可惜那之后,我便忙于琐事,无暇他顾。多年过去了,青春的尾巴已倏然而逝,蓦然回首,我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前不久得到了一本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谯义三老师的作品集《藏在心中的歌》,记忆深处的灯火陡然点亮。我如获至宝,如饥似渴地翻阅起来。

多年的教育教学生涯,让谯义三老师许多作品都是与校园生活、自身成长有关的。开篇的《心向大海》让我们看到了一种留守大巴山农村三尺讲台、蜡炬成灰般奉献的坦然和悲壮。《永远的月夜》《我是园中葵》所表达的那种知识分子对光明和真理的追求,如青青园中葵般永向着太阳的坚定与执着,让人敬佩之余,又感慨不已。《清夜孤灯抄书乐》把我们带到了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大巴山深处简陋的农村学校,阵阵犬吠伴着一盏孤灯,夜阑人静,纸

窗上映出一名青年伏案抄书的身影。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图画!是起点也是转折点可以说是老师从教生涯的真实写照。《十年苦恋情何痴》更可以看成是老师追求文学道路的忠实记录。十年时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有繁忙沉重的教学工作缠身,更有远在大巴山深处劳作的父母妻儿需要牵挂,老师仍然能够心无旁骛,“厚着脸皮”继续追恋。单是这种痴迷和执着,就让人不得不心生敬意。其他一些写教育的小说,如《惊鸿》《老久》《禁赌》《古先生轶事》等篇里面的人物、事件让同为乡村教师的我感到那样熟悉,那样亲切。这些作品中,我特别推崇《古先生轶事》,一个正直无私、蔑视权贵、自尊固执而又多才多艺的中学教师形象活生生地跃然纸上。

作为乡村教师,老家在山里与巴山农村农民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收在集子里的作品很大一部分是写农村农民的。对收在集子前部分的两篇散文《山里人》和《山里打工族》,我特别喜欢。作品中作者对山里父老兄弟的满怀悲悯和人文关怀,很容易引起许多根在农村的中国人产生同感。

谯义三老师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中,我最为欣赏的是后面的一些小说。《吃酒》中的冬青,娘家侄女结婚,让丈夫奔波一天四处借得六百元礼金送去,虽是至亲却没有受到期待中的欢迎和重视。相反仅送了一百元礼金的两个乡干部却被奉为贵宾。《情祭》中荒唐愚昧的公爹为了让死了丈夫的蛮儿能够和自己的小儿子海子转房成功,竟自作聪明地制造舆论,妄图生米煮成熟饭,最终逼得海子离家出走和蛮儿跳水自杀。相反的《转房》中的平菊和清林却是相敬如宾,静待水到渠成。《欽乃一声山水绿》中

乡村劳动节

□楚勇(渠县)

“五一”国际劳动节,于乡村而言,正是一派繁忙的景象!

乡亲们正顶着烈日,尽情地把手水洒进麦田。镰刀与麦秆相吻的瞬间,发出嘹亮的脆响。父老一蹲就是半天,间或直起腰来,用拳轻轻捶打着腰背,再蹲下,麦田里露出一片片黑土地。

收割得早一些的麦地里,牯牛正使劲拉着犁铧,随着尖尖的犁铧钻入土层,牯牛翻出新泥,整块整块的,犹如座座小山丘。在老农娴熟的指挥下,牯牛来回拖动犁铧,执着地踩着重复的脚步,踩在尖尖的麦桩上。麦桩被埋

进土里,坚硬的泥块被水软化,被犁碎,最后变得平整,温顺地与一弯浊水溶为一体,成了泥水糊糊。只等植入秧子,它便有了生命!

油菜、胡豆收割得更早一些,田里已经有几户人家在插秧。这是门学问,也暗含哲理!讲究的是个眼力和劲道。弓着腰,低着头,一行一行的插上秧子,手上劲道轻了,秧子扎不下根,一晚上过来,准会翻根,浮在水面上。所以不必一味求快,要扎实,一步一个生命!劲道重了,秧子根部会受损伤,十几天甚至个把月都不会有多大变化。掌握力道全靠五指,得它们与泥土相融,掌握调整力度!

人生亦如插秧,不要只埋头使劲,要时时抬头看疏密间距,看秧行是否歪了,随时调整方向,走稳每一步!乡亲们是行家,用这个朴实的道理,教育一代又一代走出乡村的娃!

乡亲们累了,点支烟,喝口水,随意地坐在田垄上,开着玩笑。挂在脸上的总是这样春风般的笑,当然他们很累,面对代代耕耘却渐至弃耕的沃土,他们说不出那个字!他们呵呵地笑:休息啥,劳动节不就是要劳动吗?我们一年四季都在地里劳动,没啥光荣的!

是的,劳动者的节日,这对乡村的父老乡亲,显得格外的矫情!没人给他们什么“劳动奖章”,也不会发个“加班补贴”,可是诚实的土地是见证者。按庄稼人的理儿,耽误了庄稼的时令,土地是不会买账的。他们在“抢”时间,可不管什么劳动节!

请记住:“五一”,在乡村,那些忙碌的身影!